

遇見

自天空出走的

藍天白雲



序

小时候，我的愿望是当个服装设计师，小学的簿子上不知留下多少大眼睛女孩的图画……长大后，梦想向左走而现实却往右边走，选择了很实际的电脑行业，并在工作外，爱上乱走，乱拍，乱写……逐步筑新梦。

我一直都很想把自己到处乱走的纪录整理成纪念书，只是计划一直都只闻楼梯响，还不见人下来。2007年的6月底，我放下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的旅行包袱，开始一段很专注的游学行程。足足两个星期，在加尔各答最不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孩童之家、麻风病之家和残智障男孩之家，与人间苦难做最直接的接触；面对面与一度迷惘的心灵坦诚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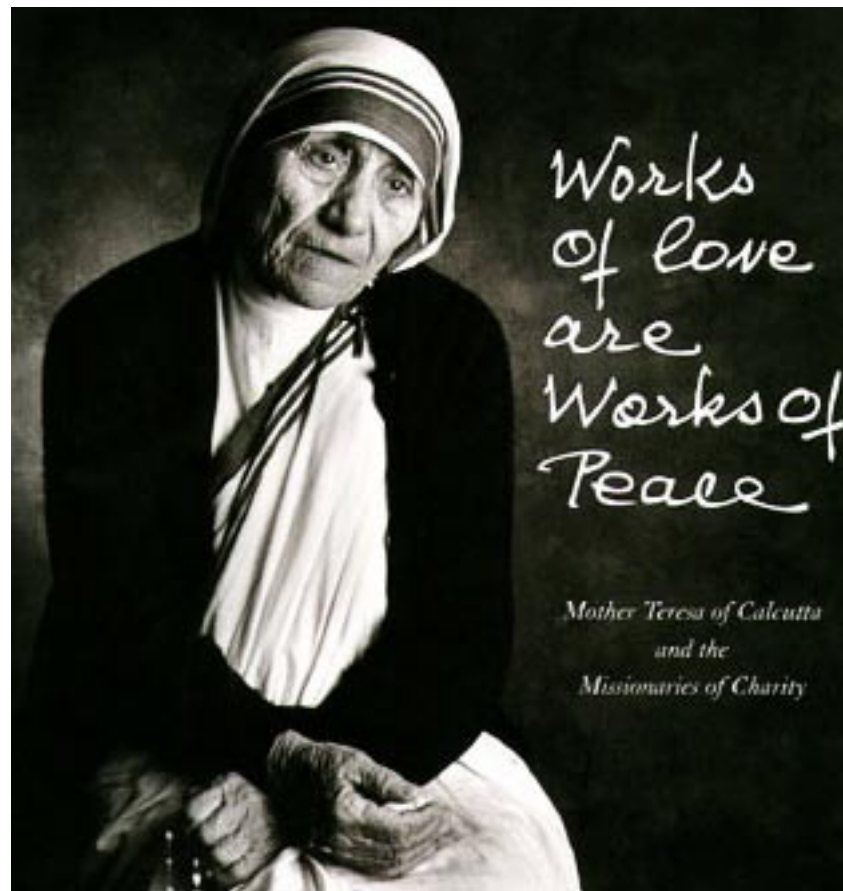
有人说，双鱼座很浪漫，我虽是尾懒惰鱼，却讨厌人生就只能像杯平淡乏味的白开水般仰头一饮而尽，如此循规蹈矩、毫无新意。我喜欢在规律的生活步伐中，在那杯每个人都得喝完的开水里，换个合适的地点——漫步在Ko Samui白色沙滩上或是懒懒躺在不知名咖啡馆的沙发椅里；加入橙汁、或是泡成Iced Blended Vanilla，在属于自己的生命开水中，添加惊喜、独特、浪漫……

也许旅途结束后，我并没有立刻得到任何具体启发或成长，可是，诚如日本教授村上雄在新书《幸福的答案，基因知道》里所言，我已为身体里某个基因植下了资讯，也许下一秒，在某个心领神会中，在某个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会恍然顿悟所属生命的方向与答案。

我当然认为也有必要对自己曾许下无数次的承诺略做交待；将走过的心的历程与大家做分享。于是我强迫自己在预定的时间内，整理文字，图片；并以当年渴望当服装设计师的热诚，为所有凌乱的文字和图像，在仓促的时间内，作了粗略的设计。

倾我所有的情和好不容易在繁忙中争取的零碎时间，做件随时想起来都会傻笑的事情。

Yong Siew Lee



特蕾莎修女简介

Picture by Michael Collopy

特蕾莎修女生于南斯拉夫，37岁正式成为修女。1948年远赴印度加尔各答，并于两年后正式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竭力服侍贫困中的最穷苦者。1952年，修女在一座印度庙的旁边建起了“垂死之家”，以让可怜人在弥留之际能享受人间的温暖。这一举动惹恼了寺庙的教徒，他们聚集在收容所外，扬言要杀死她。修女用身体挡住大门，大声说：“你们要杀就杀死我吧，让这些垂死的病人平静地去死吧！”说完，她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她无所畏惧的精神震慑了闹事者，没趣地走了。至80年代末，大约有3万名身患不治之症又无家可归的穷人在收容所里度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1982年11月，正当黎巴嫩战火纷飞之际，特蕾莎却乘机抵达贝鲁特，协助被击毁的依拉斯美亚医院救出了37名弱智及伤残儿童。1997年9月5日，特蕾莎嬷嬷因心脏病发作在印度加尔各答逝世，终年87岁。

前言

坐飞机，给一直在东西马来回的小孩来说，再自然不过。每一次的起飞和下落，都有很多莫名情绪渗入，随着思绪在南中国海的上空，来回浮动。

离开与抵达一个新的城市，都是一种学习。申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期，走出了国门，来到我从来没想过会到达的国度-印度的加尔各答，到天主教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当义工，体验别具一格的独特假日。

笼罩在灰茫茫的薄雾里，加尔各答犹如披着灰罩的老女人，张大好奇却不失祈求的深邃眼睛，“好心的人们呀，给我一些钱活口吧……。”

我几乎承受不了亦步亦趋的疲劳轰炸，无法忍受接踵而至，毫无止息的欺诈行为，仿佛我们是粘板上最美味的肉，每个人都想分一份……

生活作息全都在街上一一上演，吃、喝、拉、撒……加尔各答赤裸裸地呈现真实的生活写照。刚开始时，残酷的现实让我有点承受不住，每天都有很多心灵的冲击在敲打自己幸福的世界。赤裸的孩子在街上拖着捡回来的宝丽龙玩乐，就算是只有一张纸，用手指戳破，已经是街童最开心的游戏。孩子们一个个的出生，随着丈夫在街上流浪的年轻妇人迷惘地看着茫茫的前方，心里是否在茫然？不解命运之神怎能如此玩弄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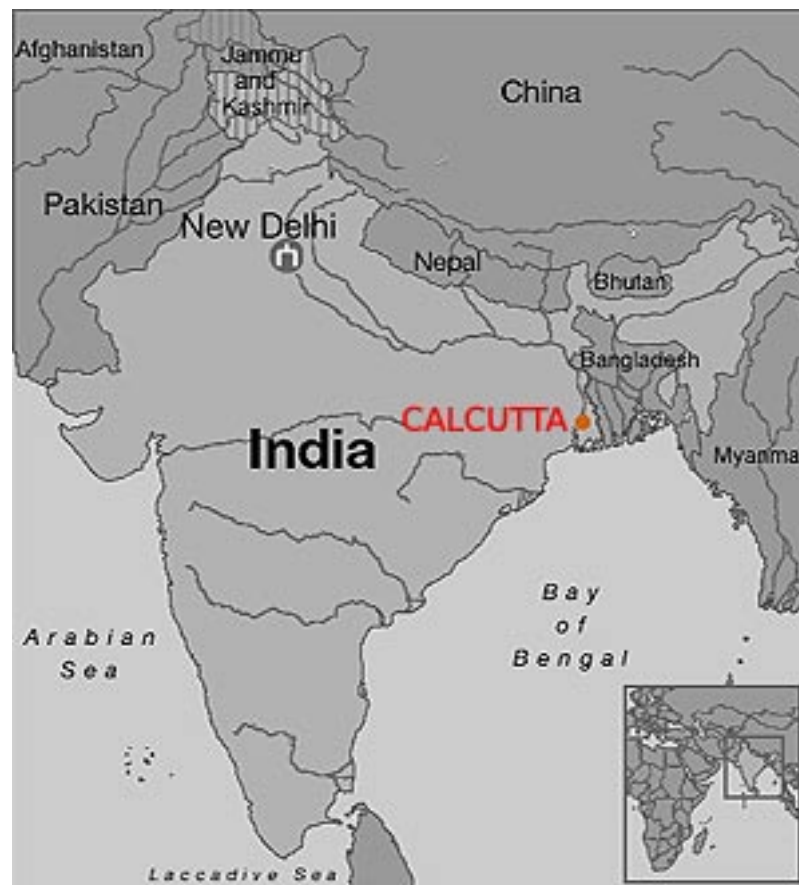
杂七杂八的冲击在脑中打起群架，每一夜，不管多累，都觉得必须将写不完的故事，全情倾倒在笔下。那些乱七八糟的字迹在重如铅的眼皮下，全较成一团浆糊，在笔记本里成了幅幅现代派抽象作品。

工作只有“做了”和“没做”之分。
当你必须说：“我们来做些什么吧！”
麻烦便因此而生。- 泰戈尔

Either you have work or you have not.
When you have to say, "Let us do something," then begin mischief. ~
Tagore

圖解：

我和加尔各答的距离，这么近又那么远，我即将进行生命中另一个快乐任务，想到就忍不住在心里喊着，冲呀……！



6月9日

不停地吃和睡，在不同的机场里等……等待命运的航机将我载送到不知名的梦里，挖掘内在的潜力，实践自己最深沉黑洞里的使命和任务。

心在颤动着，与梦想之间的距离已近在咫尺。期待完成梦想，亲手去拥抱曾是辉煌佛土上的蒙苦子民，许是轮回中曾许下的愿？我前来圆梦，分享幸运予曾与我订下前生盟约的您们。

心小声地对我说，去吧，跟着属于你的那颗星，朝它的方向飞去，赴生命中一场弥足珍贵的约。届时天使将在地狱等你，带领你一览贫乏、狰狞……、集世上所有丑陋齷齪于一处的地域。

也许你将有所斩获，抑或什么都没有，天知道呢？我一手拉着心的翅膀，另一只手紧握着手里的通行证。我们即将出发到集天堂与地狱于一身的，The City of Joy。

◎ 走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

原籍德国的Flo，是我们在加尔各答机场认识的虔诚佛教徒。他刚从泰国佛寺完成静修课程，这位任职于孟买的小提琴手，当夜引领我们走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

小提琴手把琴放在下颚，奏起了古印度乐曲，曼妙的音符，伴我走过了黑暗的街道，幽暗的灯火在空中飞舞，着白衫的长胡须老人在街角邀请我跳上能带我飞翔的秤。我快步跑开，暗处的鬼魄扬起了可怖的狂笑，亦步亦趋，逼近。

掉头，随琴声冲出了墨黑的惧，光明在眼前闪着和善的光，我好奇了，“琴手，带我转入奇异的巷子吧！”我说，琴手虽扬起不认同的眉，却还是温和地笑，领我入尽是人声鼎沸的古老街头。

这可是阿拉丁神话里的繁忙街市？人来人往，热气腾腾的食物，商贩叫卖的纠喝声，布贩、药材咖喱粉，活生生的鸡在笼子里飞窜，腥臭的肉类的对面就是新鲜的蔬果。人们或坐，或站，或睡，或躺……脸上的表情忽然扭曲变色，像潮汐般涌前，琴手是守护神，挡去所有的障碍……

夜正热，回到了旅人云集的Sudder Street，所有神话亦被打回原状。外表看来毫发无伤，心海却已波涛汹涌。我已经在地狱里漫游了一夜，翌日，我将进入另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模糊中，期待着。

倒回Salvation Army简陋的黄色城墙里，在呼呼作响的风扇下，悠悠入睡，一夜无梦到天明。

我像夜里的路，在寂静中倾听回忆的脚步声。- 泰戈尔

I am like the road in the night listening to the footfalls of its memories in silence. ~ Tagore.



6月10日

这座城市就像Sauna房，我晕眩地躺在旅舍的床上，尝试在热气中体悟人生的道理，寻找正确出路。

◎ 活力四射的加尔各答清晨

一早就兴致勃勃地，冲到街上感受加尔各答永远充满活力的清晨。

鸡，哇！好多的鸡呀！禽流感！是首先窜进脑子的反应。连呼吸都放轻了，多么怕死，由此可见！双脚随性地乱逛，就踱到大路旁的鸡市场。

丢在竹篓里待价而沽的鸡，倒挂在脚踏车上可怜的活鸡；漫天飞舞的灰尘和羽毛……哦，加尔各答赠予奇幻的开始，于新来乍到的旅人们。

在早市中游荡，太多目不暇接的新玩艺儿在跟前，扰得我眼花缭乱。除出鸡多，还有很多的肉，菜，鱼。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或是睡着，或是叫卖、理发、洗澡、吃早餐、在街边发呆……无怪乎加尔各答被冠上人的森林的称号，实在很贴切。

◎ 印度满街都是Harry Porter

穿越了一座座人的森林，总算来到Victorial Memorial一瞻英国人结束统治后留给加尔各答的伟大纪念品。壮观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并没有带我给很大惊喜，毕竟在欧洲流浪那九个月中，看过无数更大更让我惊艳的雄伟建筑。今天，我目瞪口呆的，望向一群在Victoria Memorial旁的大水沟中快乐晨浴的印度人。

老少不一的印度男子，用桶子盛起沟里的脏水，洗去一身肥皂。看见惊讶的路人，纷纷露出腼腆开朗的笑。拥有的少，不一定失去快乐。看看老迈、年轻、幼小者黝黑深邃的脸孔，毫无介怀的分享以街为家，无处不自在的生活方式吧。

灰色的天空，透出丝丝日照，照在Victorial Memorial入口处右边的公园里用水管洗澡的年轻人身上。一个闪神后再望回时，年轻印度人已在整理衣物，绑上裤带，收拾东西准备离去。街上熙熙攘攘，穿戴整齐；却

仿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是从何而来？我总算有了基本头绪。

刷牙洗脸、理发、剪指甲、刮胡须、洗澡、穿衣、睡觉甚至是大小解，只要你能想到，本该在隐秘地方解决的生活作息，印度男人这伟大的巫师，都可以从街上帮你变出来。生活，可以简单地从街道各处开始，结束……印度魔法经深奥秘，直叫人难以忘怀。



◎ 到St Paul祈祷

离开Victorial Memorial，来到了很英国的St Paul。

在开阔的大殿里，三两旅人静静坐着。我停下欲按下快门的手，问自己为何而拍，只想炫耀吗？我收回手，把相机收进背包里，懒懒地靠在椅子上。St.Paul有股静谧的平和，激发想祈祷的欲望，就让一湖因炎热天气乱舞的层层涟漪，趋于平静吧。

◎ 见识所谓的“艺术家”脾气

太多的影像来不及纪录，为什么我甘冒着被人谩骂的窘境去揭他人的沧桑？在街头露宿的如果是我，我愿意被记录下来吗？未来前，我答应自己诚实纪录新环境里的真实实况。结集成册，这是我的功课。此刻，却不得不去审思所作所为，是否已造成伤害。

St Paul教堂前，衣衫破烂的印度“艺术家”，用短短的粉笔将地上的基督画，绘得惟妙惟肖。我不该跟着前面那位印度女士般依样画葫芦，把钱丢在地上，当成赞许与给予。那张恼怒成羞的脸，把钱放回我手里，并不断对着我谩骂，生平第一次如此狼狈，只好摸摸鼻子，尴尬地在围观的目光围剿下落荒而逃。

肆无忌惮地拍照，在不同的地点，被不同的人，不断地被责骂和围观，让我重新省思快门为何而按。追根究底，我只是纯粹想以影象，与大家分享幸福的界定。后来，被骂多了，又觉得一定要拍，拍摄的反应反而被敏捷的印度人训练得力，往往在对方尚未察觉时，我已经按下快门，对方看过来时，还会装作若无其事般，潇洒离开。



圖解：

（左上）Victorial Memorial外观。

（右上）街头的理发师。

（左下）Victorial Memorial大水沟旁的“天然沐浴间”。

（右下）落魄的街民很有绘画天分，只是被他骂得很狼狈，让我尴尬不已。

◎ 前世的愿 今世共行

Sg忽然文艺地说“是注定的吧，也许是前世许下的愿吧，让我来到印度。”“是前世我们曾相约一起，于今世来完成我们的梦想，或还愿吧。”她接着文绉绉地说道。是何等奇妙的因缘将大家串联在一块儿，去完成彼此相连的愿。

我和Sg, Lc 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因为印度结下缘分。因为一次的交谈，因为当时的承诺，因为我们都想做一件诚如台湾《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所言，“一件一辈子想起来都会笑的事”，于是，排除万难，进而为我们的平凡人生…带上些许光环。

我是秋日无雨的云，但在田野的一片稻熟里，看到我的丰盈。- 泰戈尔

I am the autumn cloud, empty of rain, see my fullness in the field of ripened rice.~ Tagore.



圖解：我无法忘记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中姆姆娇小身子的震惊和感动。

6月11日

人们总是对第一次印象深刻，第一天到印度的第四大城市加尔各答的Mother house 总部，印象一上发条，记忆即鲜明地流转在脑海中的银幕上。所有一切，仿佛昨天才刚发生。

◎ 通往天堂的路

清晨六点三十分，加尔各答早已沐浴在晨光中，精神奕奕地迎接各种生活的挑战。

左弯右拐走在通往Mother House 的大街小巷里。迎面而来的年轻人边刷着牙，边拎着热乎乎的早餐。蹲在街角转弯处的菜贩早已蹲在地上把瓜类，蔬果排列整齐等待客人上门。左边蓝色外墙的四名洗衣店员工们洗搓、刷打、踩踏、挂晒衣物，好不忙碌。男人们在随处可见的水管处晨浴，肥皂抹的满头满脸，毫无介怀地朝观赏的旁人裂口大笑。有人则边走边刷牙，无论是用牙刷或是一种特别的树枝，无不都想确保自己以光鲜亮丽的形象讨生活。

小女孩背着手，像个学问家般，优雅地走我前面。忽然……“Pui!”美好的形像出现裂痕，满地都是破碎。小心！不要只顾着看前路，而忘了无处不在的“痰”战。满城除出乌鸦声，各类交通的喇叭铃铛声，不能忘了可怕的“痰”叫声。我左闪右避，除了避免一脚踩在“黄金”之外，还要“循声避痰”。法国志工Ruzen和我一致认同，最后一段路最是难熬。男人蹲着围墙前，面壁思过？你不会天真地以为满城皆出如诗圣泰戈尔般，有才气有浪漫的大诗人吧？先深呼吸！再停止呼吸！难闻的尿骚味依然可以在你岔气间刹那冲进你的鼻子里，往往走到Mother House 之前，我一早的好胃口全都已经“关门大吉”了。

◎ 踩在梦想的云端上

我们一班人花了约半句钟来到以灰色色系为主的Mother House前。穿过两道门，走进中间敞开的中庭，即可见右手边矗立着德蕾莎修女娇小的黑铜雕像。小小个子，却撼动了寰宇间无数量的爱心，爱心的烛火点亮了黑暗角落，温暖人心。望向那将手伸向外，像把爱洒向世人的娇小身影，我总算踩在梦想的云端上，感动地好想哭。

Mother House是德蕾莎修女，或是众人昵称的姆姆，生前办公所在。所有仁爱传教会所属的慈善之家的运作全由这里发出。Mother House，是最接近德蕾莎修女的地方，除了被葬在此处外，她的精神也被永远封印在这所处于人间地狱的天堂里，生生不息地传承在身着蓝白滚边沙丽修女们的灵魂里，让爱源源不绝地散播在所有贫苦、被社会遗弃的可怜人中。

简单的面包、饼干、奶茶和香蕉就是Mother House提供给来自世界各地志工们的早餐。英、法、日、韩、华等不同语言混杂在空间不小的志工室里，清晨的喇叭和乌鸦声也远被开怀的畅谈声量给远远盖去。

◎ 天籁之音

修女响起手上的铃声，犹如挥起魔杖就可把收音机关上般，喧哗回归寂静。

来自五湖四海的义工们在修女的带动下，开始唱诵祈祷歌。他们用一种我所听过最美妙的合音，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仔细倾听首首唱自内心的人间天籁。

我仿佛置身于世界级的合唱团演奏会中，歌声悠扬绕梁，直唱进每个人的心中，感动在心中再度升温。在开始到不同的机构“工作”前，我们为即将离开的义工们献唱感恩歌。歌词异常简单：“We thanks you x 6... From my heart, we love you x 6... from my heart, we miss you x 6... from my heart。”隽颖的词句，隽永长驻在心间那座小山头，波光粼粼，涓涓溪流缓缓流动。

音乐是大家共同的语言，能打破世间所有隔阂。义工们前赴后继地从世界各个角落，飞到人间的苦相地狱，热情奉献。是什么力量引领他们？有者甚至都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徒，是什么驱使他们的到来？理由也跟我一样吗？

我的好奇，即将为我，也为其他人打开心灵之窗。透过敞开的窗沿，我们诚恳地进行了一段又一段心与心的对话。



圖解：

- （左）Mother Teresa放置在Mother House 內與真人般大小的銅像。
- （右上）各國义工在早会上唱诵祈祷歌。
- （右下）整齐的灰色系列建筑穿插在简朴的红砖建筑旁显得特别醒目。

◎ 回教建筑、天主教主轴、不同宗教协力

垂死之家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消毒水的味道。环顾四周，整齐排列的床位，或睡或坐在行军床上的女士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床位。

想起才刚踏上垂死之家时，修女们全都站在大门不远处唱诵祈祷歌，不由自主马上就与所有义工一起立正站好，和sisters及brothers们一起唱诵，祝福美好一天的来临。尽管身为佛教徒，我却仍然为歌词中的博爱而动。宗教，本该撇开所有不知所谓的成见与规矩，彼此尊重，不分你我，互相协助。

德蕾莎姆姆于1952年创办垂死之家，宗旨在于救助被丢弃在加尔各答街头巷尾的可怜人。世界各地不同宗教背景的义工，被姆姆的大爱所感召，像一股活水般源源不断地流入这所由据说由穆斯林商人所转赠的洋葱头建筑。最高壮的洋葱头圆顶上，写着耶稣基督垂死前最后一句话-我口渴。他的雕像，亦被悬挂在此。佛教、天主教、印度教的义工们热络不绝的身影在圆顶下方忙碌移动。世界最美的景象，不过如此。

1997年姆姆逝世后，仁爱传教会的总院长（Superior General）由来自尼泊尔的Sister Nirmala承担。虽然没有机会见到忙碌的Sister Nirmala，但是却依然能强烈感受仁爱传教会在姆姆离开后，依然在大爱源源不断地灌溉中，茁壮成长。没有人会忘记姆姆。她缩小自己，藏在角落阴影中虔诚祈祷的雕像，仍然在二楼的弥撒室里静静坐着，至少，对修女们和深爱她的人们来说，在精神层次上，她似乎从没离开过。

◎ 最投缘的修女-郑修女

“Oh, you come from Malaysia, What? Melaka, beautiful city……” 慈祥的郑修女灿烂的笑容永远挂在脸上，来自韩国的她，是那类一见就让人油生好感的大好人。曾在新加坡的仁爱修女会待上一段时日的她，对马来西亚一点也不陌生，开心地拉住我们不放。然后，她又把来自香港的罗修女拉来介绍给我们认识。于是第一天，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两位很照顾我们三位“少数民族”的热情亚裔修女。

基本上，我对来自韩国的修女印象都很好。我还记得欧游期间，在离开瑞士到意大利的火车上，与我们同座的韩国修女在离去前，慈蔼地摸了

摸我和友人们的头，百般祝福才不舍离去的景象。那股温热，似乎还在头上缓缓移动。她的样子几乎已经和眼前的郑修女重叠，都是慈祥和蔼的化身，让人忍不住趋前亲近。

◎ 强来的第一次

我第一个服务的对象，是位躺在床上看来奄奄一息的瘦小病患（后来才知道她是肺癆病患）。扶上瘦骨嶙峋的她，仿佛抚上一副和着皮肤的骨架模型。她没有食欲，缓慢地用仅有的力将即将到口的面包推开了。我向修女们求助，修女们教我硬塞。我硬是把面包和奶茶，收进绝望的嘴里，渴望把生存的希望也灌送进去。她勉为其难地吞下了泡过奶茶的软面包，又面无表情的望向远处。

多么肮脏的城市，多么恶劣的生存环境，在垂死之家这最不加尔各答的地方，渴望活着和拒绝生存，在浑浊的空气中奋战。这是一场事关人性的残酷战斗，胜者能扭转乾坤吗？而败者将重蹈覆辙吗？只有垂死之家的墙壁，在冷眼旁观着。

◎ 垂死之家的Aunty 们

“Aunty, aunty, come.” 对面的印度大婶提着小桶，拿着抹布，中气十足地高声向你的方向呼唤着。不用左顾右盼了，就是你！

在垂死之家里，所有的女志工，不管年龄大小，一律都被称呼为Aunty。不管你举手脚抗议，一律无效，所以，下一次听见有人在高喊Aunty，那准是工作上门了，还不过去？

◎ 洗碗带出尊重与环保

“Heh, No, no, no……Kili, kuro……” Hiro的破英文就算听不懂，倒还懂得他的手势和严肃的语气，我马上将脚往后退！日本人Hiro是垂死之家的老义工，身材矮小的他在此服务了好些日子，大致上是义工菜鸟的工头，清洗间就是他管辖的地盘。

原本想站在洗碗洞边，协助跪在两个凹入的洗碗洞中间两边忙的义工，怎知却误踩禁地。原来，所有要在洗碗洞中过水的义工都必须将自己的

脚洗过，赤足蹲在那里，绝不可穿着脏鞋踏上那里弄脏水。尊重生命，必须由小细节中做起。

环保概念充斥整个世界，只是，我没想到环保也被善用在垂死之家内，而且用的淋漓尽致。在垂死之家，我们洗盘子不用海绵，而是塑胶袋，用的还是装早餐切片面包的塑胶袋。刚开始拿着硬邦邦的塑胶洗碗，还真不习惯，洗上几次后反而颇有心得，还懂得去挑选不同的塑胶袋来用呢。

◎ 她们自己上厕所

她将衣角咬在嘴里，下半身赤裸裸地贴着黑白大理石的光滑地面，双手托起身子，缓慢地一“步步”移动到厕所如厕。所谓厕所，不过是一条沟渠，女士们来到其中解决大小解，再慢慢踱回。对大部分能自理的女士们而言，尽管双脚无力，但是，她们却也被教育到如果情况允许，绝不假手他人，有能力的事，自己来。

就算不能自理，全身瘫痪，女士们也会把医用的扁平尿壶放在床下，请义工协助安置，方便完，再请义工协助清洗即可。7号那位能受流利英文的瘫痪病患Sepali就是一个好例子。至于不能自理且神志不清的女士们，则大致上被安排在房子的尾端，一旦义工发现她们溺尿就方便将她们抱往一旁的厕所，清洗脏物。第一次与印度大婶一人一边将病人抱往厕所，我实在忘不了全身赤裸的她，那羞耻、害怕、抗拒却又不得不从的窘状。

在马来西亚，有太多好手好脚的穷人，到底穷在那里？答案，昭然若揭。

◎ 很想回家的Mommm

“Mommmmm, mommmmm”我一直都搞不清楚30号女士要的是什么。中风瘫痪在床，却一直在墙壁和床中挣扎起身的Momm女士，饱受风霜的脸满是祈求。只要一经过，必会被她紧紧地拉上一把。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她到底要什么。她悲戚戚地哭了，哭得好不可怜，甚至生气地把靠近安慰她的义工全使力推开。

直到……“她说她的家很近，她要回家！”修女们终于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她已经在这里住了8年了。”“Huh!这么久?”“其实她的家人早就不理她了……”她想回家，可是，却永远回不了她所谓很近的家。垂死之家有太多悲剧故事，年复一年，到底有多少永远回不了家的遗憾在陆续上演？

◎ 替不知名的妈妈洗脚

蹲跪着，握着手上黝黑的脚，用清水和抹布，缓慢地温柔擦拭……仿佛那是亲爱妈妈的脚。我低垂着头，不敢抬头望向任何人，我怕这一看，眼眶中满含的泪水就会被窥见，进而崩溃。我害怕，当所有的情绪被揭露后，神奇的魔法，那在泪中映现的妈妈，就会消失不见。

看见一位亚裔义工在替女士洗脚。仿佛有一股呼唤，来自心间，不由自主地趋前协助她。

26岁的Satomi来自日本，我们没有多说话，她专心地洗，我则陷入五味杂陈中。

从没有替妈妈洗过脚，飞越千山万水，竟然来到垂死之家替不知名的女士服务，心中难免百感交集。洗得眼眶含泪，洗得虔诚但也沉重，一并将忏悔和感恩也加入清洗中，以替妈妈服务的心，清洗女士的足下，亦努力洗涤心尘污垢。

◎ 永远听不懂的故事

“Kiri ko lo……”拉着我的手，瘦小黝黑的印度老妇人像对着小孙女话家常般，滔滔不绝。“mmmmm”嘴巴不断地附和着，我不住地点头，尽管她永远也看不见我，下意识却还是那么做了。直到……老人在发问，等着我的回答。“ha（印度话：是）……ne（印度话：不是）……”点头，摇头。“是，不是”是仅有的答案，傻气地和老人家鸡同鸭讲。

寂寞，淹没了老人们的晚年，将耳朵借出，嘴巴附和，期望小小动作，为她们的夕阳时光带来阵阵暖风。

◎ 跳舞女郎

24号的跳舞女郎向义工讨眼镜，然后将它戴上，忽然间就以卧佛姿势躺回床上，一动不动，好比入定的僧人。会唤她跳舞女郎，是因为总看见孤芳自赏的她，兴起时马上旁若无人悠然起舞。

她看起来就像来自中等家庭的年轻妇人，深邃的五官乍看还会让人惊艳，谁会知道她已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我封闭了呢？

她是少数完全无法与他人沟通的女士，外表看来无恙，但却没有人能走进她的异次元世界里。她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活着；随时随地，开心就笑、伤心就哭、没有心情就僵着脸。

◎ Sumiko的力量来源



个子娇小的Sumiko精力旺盛地在不同的病床间来回穿梭，如在自家般熟悉自在。这边才刚为老女士擦了万金油，顽皮地做了个斗鸡眼惹得女士呵呵笑，那边又忙碌将大小水盆捧在不同的床位，倒水在女士们手上让她们清洗进食手弄脏的手和脸。

来自日本的Sumiko在垂死之家服务了两年七个月，听说原本她可是办公室里的女强人。她因为仰慕特蕾莎修女之名而来到加尔各答一窥究竟，看过非常感动遂放下手边工作留下来服务。“每半年我都要回去日本再办过签证才能

回来，就算请修女写信证明我在此服务也不能帮助印度政府相信我，是很累，没办法，只好一直两边走。”Sumiko愤愤地投诉有心留下长期服务，却因签证问题而来回奔波的劳累。

结束短暂的谈话前，我好奇的问道“是什么让你留在垂死之家服务到今天呢？”“The patient…… here…… give ……me…… power。”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难得静下手中的工作，深情环视病床区，才认真回答我问题的那一幕。“You ……understand, right?”她看向我，虽然英文表达能力不好，可是透过她的行为举止，透过那认真的神情，我还是

读懂了。她像风一般的飞快离去继续工作，我还陷入深思里，慢慢地点了点头。



图解：郑修女最疼我们，甚至不忍拒绝合照的要求。这是她前往闭关静修前，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会面。我从资料里得知德蕾莎修女坚持修女们的生活不应该比她们服务的对象奢华，所以修女每人只有二或三套纱丽、一双鞋、一本圣经、一串念珠：不用电器、不蓄钱财、不受馈赠、外出时

不受任何人供养，不管是一餐饭或一杯茶：不攀外缘、三年一调、轮流执事、十年才可返乡一次……我遇见了来自天空的蓝天白云，她们潇洒来去，也许为了一场及时雨，润滋苦难苍生：也许为了安抚尘世，那蠢蠢欲动的厚重尘埃。我只知道，遇见她们，我的生命拼图里欠缺的其中一块，归队。那块图，属于一片气势磅礴的……蓝天白云。

图解：每天Mother house 特蕾莎修女的白色大理石墓前，都会涌进无数的人们，不同宗教，不同心情，不同肤色……全将会忍不住将心静下，交给特蕾莎修女。



◎ 义工的选择

一个上午的服务，在新鲜中结束。三点正，我们重新回到Mother House受训。新来的义工都得接受特训以清楚服务状况。通常受训日在星期一和三，下午的三点进行。接受数小时的briefing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要透过机构或团体的协助，才能对加尔各答严重的社会问题做最直接的协助。要是你一时心软将钱或食物送给露宿在街头的可怜人，那你根本没帮上忙，反而让幕后集团中饱私囊。

如果你真的可怜他们，那么就透过参与如Missionaries of Charity 或加尔各答其他义工组织来进行实际协助吧。你要是真不舍孩子们饥肠辘辘的可怜模样，想买食物给他们，那么就直接打开包装让孩子在你面前食用吧。

听过资深印度义工的讲解后，我们在众多的Home里立刻选择了名闻遐迩的垂死之家为服务地点。难得大老远到来，渴望能到更多的home学习。于是，请负责interview的Sister Drusila让我们也能到孩童之家服务。

我们顺利地取得通行证，第一个星期都到垂死之家服务，下一个星期则空出半天时间，到孩童之家当孩子王。“工作”时间是分为上下午班；上午班由早上8am到中午12pm，下午班则从3pm到5pm。

◎ 爱就是理由

黎黑的脸孔，和婆婆的黄皮肤相映成趣……；她们都不是我的亲人，为什么我愿意舍弃难得的假期不回家，却折腾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飞到人称地狱裂缝的加尔各答，来到悲苦交集的垂死之家与她们相伴？我寻觅答案，却发现答案很简单。因为，生命苦短，我不愿轻易错过；因为，人生无常，我要把握难得机会，也因为……

跪在姆姆的墓前，头顶着白色大理石墓的边沿，双手合十；我心寂静，没有任何言语。此刻，我与全世界人心目中最尊贵的灵魂是如此接近。所有环绕在德蕾莎姆姆石墓旁的人们仿佛全都在我闭上眼睛那刻，逐个消失。如今整个宇宙，只剩下我和姆姆—我心目中无比崇敬的伟大灵魂，在虚无的寰宇间中，与我对话。

其实很简单。爱，引领我来到加尔各答，那位首先牺牲奉献自己所有一切，如此无私、高贵的灵魂，已经感动并启发，无量无数与她契合的其他性灵，进而愿意追随她，继续无怨无悔地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

所有曾一度晦暗的爱，像天边夜空上的星，被一一点上光明，尘尽光辉。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荧荧柔光，缓和了地表上，暗夜里赶路人心里的不安；亦指引了海上迷航的船只航行通顺。星光，柔和地迤邐在人们的窗角下，照亮迷惘落寂者的暗角，和着柔光入眠，一觉安眠。

果子的奉献是宝贵的，花朵的奉献是甜蜜的，
愿我的奉献像草叶一样，谦卑的付出。- 泰戈尔

The service of the fruit is precious, the service of the flower is sweet,
but let my service be the service of the leaves in its shade of humble
devotion.~Tagore



圖解：

垂死之家外贫病交加在持续流转中……

6月12日

◎ Rasa Sayang

“Rasa Sayang , heh, rasa sayang , sayang heh……” 14号床Sepani跟随我，唱出马来西亚人家喻户晓的歌谣。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在送完食物、喂食后，无意识的走到不同的病床认识不同的悲剧主角。

没有多少义工知道女士们的故事，却都愿意让她们悲戚的脸重展笑容。只要一把手伸向Sepani，她毫无表情的脸上就马上出现甜美的笑。很会唱歌的她，一连唱出了很多印度歌，甚至连“ABC”等简单英文童谣都能唱，灵光乍现，不如，教她唱一首很马来西亚的歌曲来纪念我们的相遇吧。

后来，只要我出现在她身边，一带头唱起“rasa sayang”，Sepani就会字正腔圆地唱完整首歌。望着她全盲的眼睛，轻拍上了她的肩，她黝黑的手立即覆在我的手背上，笑容如花，歌曲仍继续唱诵，仿佛，她在唱着一首永远没有句点的歌，唱在垂死之家的每个角落，每个人的心中。

◎ “黄金”总在我左右

我才到垂死之家服务的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多有福气，收到很多“黄金”。

下午才刚开始服务，就被印度大婶唤去为尾端24号的Fatimah更换衣物。24号的Fatimah今早才被送进来，脚伤深可见骨，就好像有人强将她的右脚从拇指和食指处恨恨拔裂般破开来，伤口深的非常狰狞恐怖。

一走近，就嗅到一股异味。“有没有这么幸运呀！”心里在嘀咕着。

我仅有一次帮Kuala Kubu Baru残智障院院友清洗脏物的经验，怎么办？唯有硬着头皮，拚了！把Fatimah的Napkin打开，一堆稀疏的“黄金”堆在里头，才刚打开，另一团也跟着流了出来。沉住气，我脸色如常地仿佛在协助她洗脸般，冷静地为骨瘦如柴的她处理脏物。庆幸味道并不难忍受，一把将Napkin包好捞起，再用清洁的布帮她抹洗。哦，难忘的第

二次。

才刚忙完不久，发现事情都被大家抢去做了，唯有踱到清洗间协助扭干衣物。

垂死之家至1952年开始运作以来，累积了从世界各地到来志工的鼎力协助，要不是德蕾莎修女的清贫理念，想来我们必失去许多学习机会。

清洗间有座和人齐高的木椅，从洗衣池捞起衣服，只要绕过木椅拉齐、用力扭干，放进篮子中，就可以拿上屋顶晒。洗衣时间一到，随时可以看见很多义工集聚在木椅旁使劲扭干衣服，奇怪木椅除了严重落漆外，倒也稳健的很。

我从第二水池中的水中捞起衣物，那是一件女士的蓝色水果图案连身裙。挺有重量的，我扭了一次，怎么还那么重呀？我决定把它摊开，才一动，一团东西就从衣里掉了出来。

时间配合地天衣无缝，我一脚踩了上去！我怎么会如此灵巧的踩上了这堆结实的“大黄金”上呢！天呀！我喊了一声，并跳了起来。一旁扭衣的Sumiko冲了过来，呼喝着“是谁！谁这样洗衣的...”

不约而同的，我们望向了对面负责洗衣的高大身影。那个穿着蕾丝围裙、壮硕的加拿大男生，正一脸尴尬地看着我们。

如何在垂死之家洗衣呢？肮脏的衣物首先由印度大婶用手套在一个大水池里过水。类似的大水池一共有两个，另一个是用来做最后的过水工作后就准备让其他志工进行扭干的工作了。印度大婶过好水的衣物通常由两位志工接手。洗衣，实际上是把衣物放进两个凹入的石洞中，在衣服上头跳，要跳几下？好问题，你有多少好体力就跳几下吧？曾负责第二洗衣洞的我还没跳几下，就满身汗，整个下午都是累恢恢的，可想而知，是个累人的好工作。

看着穿得如此“可爱”的大男孩，谁舍得责备呢？他手脚利落地赶紧用块布把被我踩扁的黄金给消灭掉，再将我手上的衣物拿过去重洗。结果呢？我当然是继续工作，还边做边偷笑！

◎ Ne Kabu!

““kili kulu , kili kulu……”有人拉着我的围裙，停下脚步转过身，只见那个可爱的Mama用印度话说了一大篇，然后再用手往嘴上做了个吃的表情。天！她怎么又来了。”

她是个总说吃不饱的Mama，每次都在上午睡得如同乖宝宝，一到下午时段，就开始到处乱走。

那天，她特别喜欢我，总在我四周围打转，不时拉着我要去找食物，直到我喊“Ne kabu!（吃，没有！）”

然后，你就会看见她，慢慢掉转身子，要回到位子上。没事了，可以继续被打断的工作了吧？非常抱歉，因为，她又忽然掉换头，一连平常地重复拉着你，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动作。

刚开始时，我总是觉得很可爱，也可笑。再往深处想后，在街头流浪许久，一直饱受饥饿之苦，也许是她一直数说她要吃的的原因吧。

总一脸无辜的她，总是爱乱闯，常误踏“地雷。”

总是迷糊的她，一回，竟然胆粗粗地挪开最凶的32号床胖女士的枕头，一屁股就坐了下去。人家胖女士在她走近时，已一脸不善的望向她，她可一点知觉也没有。结果，她被气呼呼的胖女士一巴掌，一拳，又一捏给哎哎叫地赶走了。她啊，又去坐别人的床位，想当然尔，当然是又被一阵呼喝给赶走了。我趋前向要搭救她，她一脸无事，又重复讨食的动作。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还有一次，她被负责女士病房的Sister, Sister Clenda Mc喝令坐下，屁股还没坐热，她忽然起身，再坐近一点，然后，一样的动作又来了。“你不是才刚吃饱吗？（猜想的对话，因为那时候女士们才刚用餐过后不久。）”出名严厉的Sister Clenda Mc问道。只见她无辜的脸望着地上，不敢言语，然后，又要开始到处巡视“作业”了。Sister眼明手快一把捉着她的衣物，不让她又到处乱走，她坐得定定地，却又空出一手，尝试想拉开Sister的手。那个无辜的样子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却隐隐透着悲哀。

◎ 垂死之家的女王(Maharani)

51号的Chalo Mama(意：小小的Mama)身材瘦小如孩童，皮肤黝黑，总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举起手像个女王般环顾四周，向她的“子民们”打招呼。也许因为这可爱的举止，她被Sister Anita 和其他Sisters们冠上了Maharani（女王）的称号。

胖胖的Sister Anita 和Mother Teresa 一样来自Albania，不说话时严肃的让人不敢接近，看见女士们的时候，却自然流露出顽皮和亲切的特质。这时候笑容可亲的她，是任何人都想亲近的天使。

Sister Anita最爱作弄Chalo Mama，因此Mama总是不喜欢她。“Chalo mama!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说完就给她一个飞吻，又捏捏Mama的小脸蛋。Mama总是在她一接近自己的时候，开始保持沉默，仿佛这样就可以逼退“大敌”。

被逼急了，就会发挥她的语言天分，竟说起英语来—“I said never mind , never mind!”然后又以假音惟妙惟肖地模仿Sister Anita的笑声，进而生气地以连珠炮的印度话发泄对Sister的不满。我总忍不住附和大伙开怀大笑。这时候的Mama不再是个寂寞的小小孩，好有活力呢！

Mama寂寞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拥有可爱Sisters们的“呵护关怀”，将永远不孤独平淡。



加尔各答活“生”生的“祭”忆

炎热的午后，稍一动弹，马上惹来满身汗，湿答答地，怪不好受的。

站在垂死之家的大门，才刚结束上半日的服务，趁着还有几小时才到下午服务时间的空档，就随着人群到全印度赫赫有名的大庙-隔壁的卡里女神庙一探究竟。

“Madam, this is the way to Kali temple.....”身穿白色传统衣物的印度男人们涌了上来，想乘机赚点小钱。昨天刚到Kalighat附近，领队的美国义工Paul就曾提醒我如果不想感觉被骗，那就得婉绝热情印人的引领。

◎ 讨人嫌的印度人

贪得无厌的印度人，在旅游胜地比比皆是，你得随时提高警惕，防范他们层出不穷的招数。带上张冷酷的扑克脸，外加拼命摇摆并大喊“No!No!No!”的咒语。仿佛咒语一出，所有缠绕身边的小鬼全都被弹开去，杀出一条血路让我们能安全无恙地抵达目的地。

我想，印度人一定是上天派来考验我的考官，不然，他们怎会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周遭，挑战我磊磊可危的耐心和容忍力呢？去了一趟加尔各答，才发现我根本没有耐心，与把我们当走动钞票的印度人谈不上几句，就气呼呼地摆手走人！我一定是把礼貌丢在马来西亚，忘了带它出门了。

几乎所有的义工们都被骗过，只有像Flo那种已经爱上印度的人才会不断为他们说好话。每个出现在Sudder Street上的印度人看来都那么可恶，草木皆兵，所以，几乎每天早上醒来就会头痛如何去应付这些人。来自美国夏威夷的华裔义工Messey说，有位刚从美国来的年轻男子从机场来到Sudder Street就花了600 rupee（只需花上大约230Rupee既可）！！我和Messey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旅游区出现，而且对你好的印度人都是有所求的！

印度的贩卖物品绝大部分都没有标上价钱，此举提供了印度人大砍游客的机会。挂了木箱子在肚子上，售卖一包包薯片的老人在我们拒绝购买

看来不新鲜的薯片后，立刻给了半价；就算在孟卖的机场，同样的事情也一样发生，原本是50Rupee,后来又变成75Rupee，气得我拂袖而去！

价钱起起落落，我开始怀疑自己生活在大卖场里，全部物品都待价而沽！为了捍卫越缩越小的荷包，只得拼命杀价。

当我身在孟卖机场的厕所里，穿着整齐的清洗大婶壮似友好的跟我聊了一句，就摆出讨钱的姿势时，我真的很想穿过小叮当的随意门，马上回马来西亚！所以，当我终于坐在马航班机里，听见机组人员说，欢迎马来西亚国民回国时，在踏实之余，恨不得飞机快点起飞！！

矛盾的心态总在气愤里参杂，只是，一味利用自身的贫穷来践踏民族的自尊，只会留下恶劣印象。当旅人们的感动用光殆尽后，印度人，你们还剩下什么？

◎ 就是不给钱，你奈我何？

终于从人的森林中穿进卡里女神庙，我很乖，一点也不敢碰背包里的相机。门外警察“No picture”的警告仍言犹在耳…，昨天我还在地铁站被一班警察喝令马上将所拍摄的照片删除，尴尬的被整群好奇的印度人围绕指点！

整齐的朝圣队伍密密麻麻地堆聚在通往神像的方向。卡里女神是印度著名的毁灭之神，更有传说加尔各答(Kolkata)的名称源自Kalikata，意思为女神的村庄。

天气如此热，大家赤着脚，还挤在水泄不通的人群里，简直就是受罪。经过了一座不知名神的小庙后，庙前是三四位边忙着叫卖的花贩，边拿着马来西亚的国花-大红花，一朵接一朵串在一块儿成花圈。

一投栽进了通往卡里女神庙里的长廊，只见中间有扇中门，朝圣队伍朝其中跪拜祈祷，或是奉献钱物，非常忙碌。就快走到中间瞻仰神像时，就被站在门边里面的僧人一把拉住按下，“See, this is god kali, give money！”在热气中，汗水里艰难地抬起头往前一望，一副狰狞摸样的三眼女神像在眼前的两尺外，中间横了一条小走廊，僧人们忙碌行走其中。

给钱也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吧，把我压得如同犯人，这不是请，是强！没有动静，不信你奈我何！僧人愤愤地放开了我，此时中间门早已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是一位妇人跪倒在中间门中，阻碍了门外虔诚的信众直接瞻仰膜拜他们最崇拜的卡里女神。我进退两难，直到妇人在嘘骂中被拉开，我也趁机快速跑开，避免犯众憎。

◎ 生死只隔一条街



石灰地面上滚烫如火烧，赤脚跳呀跳，就跳到生祭的小屠杀场外来了。一头黑得发亮的小羔羊被拉在遮荫处，站在我们的身旁。一对中年夫妻与看来像祭师的男人在对话，男人把大红花花圈喃喃祈祷后套在刚洗涤过的羊儿头上。羊的额头上被点了一抹橙色，再往嘴里塞东西。羊儿吃得津津有味，身后的屠杀场在艳阳下却显得分外阴森。可怜的小东西，可知命不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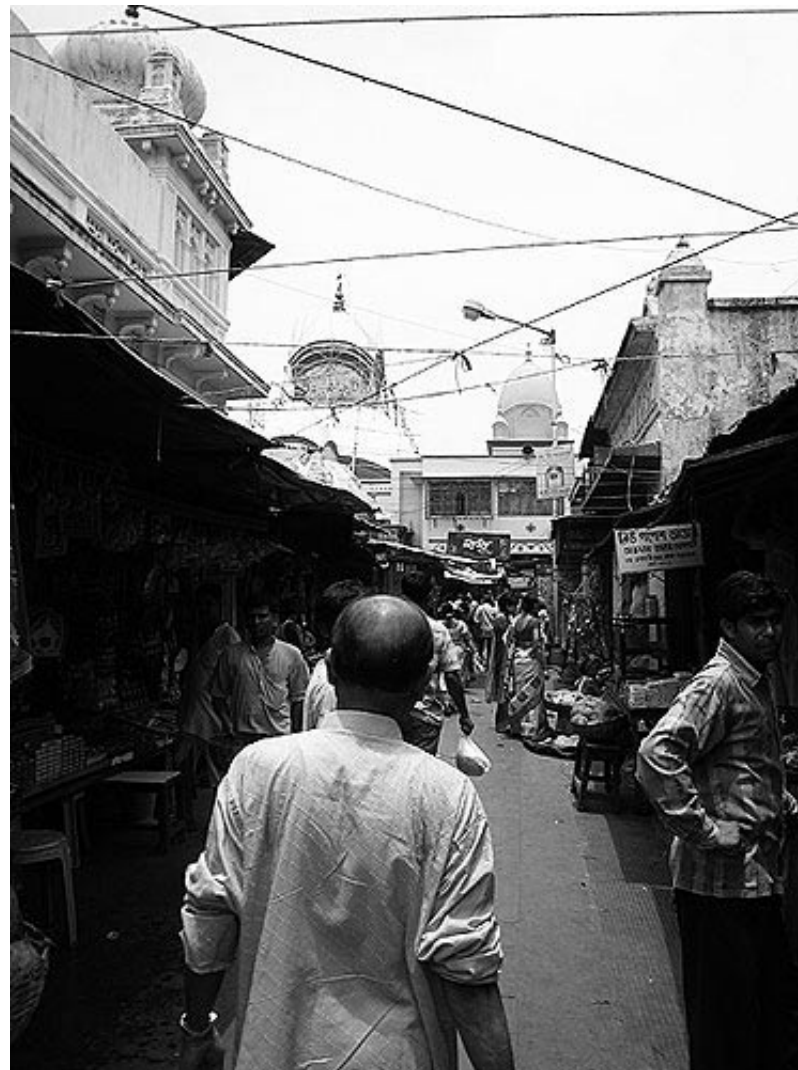
被拖进屠杀场里的羊，似乎开始感受自己即将面对的残酷命运。它拼命挣扎却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在年迈鼓手扬起一阵节奏快速的鼓声中，我眼睁睁地看着羊儿身首异处，被拖出的尸身仍在死命踢动。屠夫把手上沾满的羊血涂在夫妻的额头上，乌鸦早已飞扑到屠杀场里与狗儿分食残留的部分。围绕在旁的妇人们忙着走到屠刀旁“捡便宜”，把刀上的血涂在头上，或是跪地抚摸刀沿祈祷。

“喂，你做什么捏我呀，会痛啦！”因为太震惊了，边喊“你看，你看，羊的身体还在动呀！好恐怖！”还一边把手伸到lc的手臂上一直捏到尸体被拉出庙外方放手。非常有真实感，因为lc在喊痛。

心脏碰碰乱跳，生命在刹那间，多么近又那么远。隔街的垂死之家，努力与死神拉锯，把生命从死亡线拉回；街的另一端，生命“扎”的一声，就从眼帘下流失了……人生，好不讽刺。

世界在蹉跎的心弦上，急躁地谱写忧伤的音乐。- 泰戈尔

The world rushes on over the strings of the lingering heart making the music of sadness.~ Tagore.



图解;这是一条通往祭祖死亡的小路，通往残酷的三眼毁灭女神Kali的神殿。

6月13日

◎ 遇见 自天空出走的蓝天白云

天空破了洞，雨水正从洞中一泻千里。只不过换雨衣误了些时间，下车后才发现同行的义工全不见了。雨下得何其磅礴，潇洒的义工们都没有准备雨具，只好在雨中作鸟兽散。我孤独地，呆立在白茫茫的大雨中。

滂沱大雨，缔造了白色水世界。在白色中，我环顾四周，茫然地不知何去何从，完全迷失方向。彷徨失措了几刻，忽然间，时间跑得好像乌龟那么慢，我才终于看见指引迷津的天使。

适才在小巴上坐在不远处的加拿大男孩，正站在距离约八公尺外，向我远远扬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泡在水中的街车轨道，越过大马路向他的方向走去。他淋成落汤鸡，仍坚持在大雨中等待并引领我正确的方向，一直陪伴我走到目的地。

他停下，不为我是谁，只因我需要。

他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男生，与同学向校长建议让他们班级花一年时间到各国考察风土人情。他们来到计划中的印度；并在此体验义工生涯。在暴雨中，他开心地与我分享年轻的梦想和体验。而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晓得，却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大雷雨中，淋个湿透，远远地向我招手的那一幕。若干年后，我依然冀望自己永远记得那刹那间，有人曾将希望，慷慨奉献。

男孩的无私举动，让我在感动之余亦作出反省。我们在付出之际，到底负载着怎样的心情和态度呢？人与人的相遇，会并发出何等光芒？加尔各答的学习之旅，似乎越来越有趣了。

期待能从一朵朵自天空出走的蓝天白云上，学习单纯和坚定——信念单纯，去向坚定，来捍卫独树一帜的极终选择。

◎ 忙碌的雨天

忙碌的一天，义工们被淋着湿答答地，换来修女们的不舍。

整个垂死之家最低处，清洗衣物和碗杯处被浸泡在黄澄澄的泥水中。大伙儿有者忙着喂食，有的则忙着处理女士们突如其来的溺便，忙得人仰马翻。

◎ 在蛆虫下重生

5号床的女士是新面孔，周围围绕了修女和有医疗背景的义工。每个来到垂死之家的女士们都得被剃光头，更何况她头上破了个大洞。一只只蛆虫被她们放进容器中，堆得一片白，颇触目惊心。我真的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活生生的在蛆虫的吞吃中毅然生存下来的？

很多的为什么，在脑中游来游去……

Today god continues to love the world through you and through me. ~
Mother Teresa.



6月14日

Surprise! To get a bright day in Calcutta! 小家子气的加尔各答，发了好些天小姐脾气，今天，总算许了旅人好脸色。扬起头，晴空万里的天空，阳光大刺刺地向细胞们打招呼，汗珠子们不甘示弱地适时回礼。戴上渔夫帽，背起背包，出发到豪拉的花市场去咯！

蓝色的9:30分，走出Girish Park地铁站，走了好久，比手划脚地，直问到花市场。加尔各答如此多娇，为何非得挤到人声鼎沸、拥挤到让人无法动弹的热闹花市里？

这难道不是接触到地人民生活，最贴贴的好去处吗？博物馆？我们去了很英国的Victorial Memorial。纪念馆？我们将到很中庸的泰戈尔故居去。那么，要领会印度风味，当然不能错过最印度的街市啦。

大型运输工具进进出出，灰尘漫天飞。大小的仓库，堆满了形色的货品，搬运工是勤奋的工蚁，没停下手中的工作。女人似乎已从空间中消失。所有印度男人外凹的大眼睛，毫不吝啬地往我们看来。要体验在地文化？再靠近一点吧。大部分印度低下阶级层瘦弱的身躯中，都包裹着颗颗善良的心。强烈的日照下，在载满干辣椒、面粉、米……等日常用品的工厂旁，摄下以劳力换取微薄生计的精干身躯里，蕴盖的无限力量。

◎ 我们生活在火车轨道旁



火车轨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有者像特技表演人，在头上叠上一、二、三、四……个四方形铁桶或陶器，仍自在优雅地，犹如行走在行人道上。三四个瘦小男人，奋力推着载满半车木头的人力拉车，汗流浹背地川行在轨道间。勤奋的蚂蚁雄兵，泛滥了整个地区。轨道两旁搭建了很多简陋的帆布棚子。大男人们以此为家，尚见有者还未起床，仍赖在木板床上呼呼熟睡。有家庭的则住在比较像样的对折帐篷下，两旁用砖块顶着，预防大风大雨将仅有的“屋顶”给掀了。我终于知道为何加尔各答热闹街头的砖地上，总被挖得乱七八糟的了。

随着人们忙碌的脚步，我们入乡随俗，快乐地踩踏在轨道上。好奇的眼光，不时向周围投注。右边的大树下，围坐着浩大一群老、中、小。中年男人远远地笑开了暗黄的牙，招手唤我并拍拍长椅，要我过去坐坐。



我抱着相机，跳下轨道，跑上了小坡迎向所有热情的笑脸。“我，不坐，拍照，笑。”简单的英文，配搭肢体语言，用拇指和食指在嘴角比了个半圆，“smile……”所有的大小眼睛，顿时，全眯成了半月型，定格在记忆体里，记录黄与黑的邂逅。

◎ “花”姿招展

离开轨道，随着人群步行在泥泞路上。我发现伙伴们眉头一皱，尤其是Sg，拉起裤脚往比较干的地方走。我想起了家乡条条是烂泥坑的乡下路，继续跟着当地人的脚跟后往桥底前进。

装在麻袋堆得如小丘高的万寿菊，利用天赋那艳丽的黄橙色，点缀了黯淡的桥底生态。一走出，耀眼的阳光下别有洞天。花贩拉起黄色，红色等五颜六色的万寿菊花串向我们兜售。直到我闯进右手边的花市，才发现外边的不过是小儿科。人声鼎沸，拥挤地让人根本无法动弹，搬运，叫买，谈天，交易……无所不在。只能挤在人满为患的空隙间，努力呼吸和拍摄。

随意踱到了恒河支流，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旁。人们泡在河水中冲浴，也有蹲在红色建筑旁擦牙的居民，围绕在周边三三两两赤裸裸的好奇孩童张着大眼睛观看我们几个奇怪的陌生人。

老鹰在阴霾的天空里展翅翱翔，豪拉桥（Howrah Bridge）上密密麻麻的人流，川流不息的从豪拉车站与加尔各答市区间来回移动，为生活而忙碌奔波吗？站在胡格利河梯旁，远眺桥上那黑压压的人群，感觉非常震撼。泰戈尔在新月飞鸟集中怎么说：“树叶的生死枯荣是阵阵急转的漩涡，漩涡的最外圈缓缓在星辰中移动。”我们是星辰中的小叶，在急转的生命漩涡中轮转移动，生生不息。

累得无法再继续走下去了，循原路乱闯，随便往街上截了辆Tuk - tuk，打算直驱泰戈尔故居。努力解释下司机总算听懂目的地。在车和人永远痴痴缠缠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一番，我们在冷汗直冒下终于来到崇敬的文学巨人，生于斯死于斯的故居。

夏日的飘鸟，来到我的窗前，发出啁啾歌声，然后飘然飞去。秋日的黄叶，没有歌唱，只一声叹息，便飘然落下。- 泰戈尔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 Tagore



图解：胡格利河与豪拉桥相映成趣，不变的共同点是，无处不是人。孟加拉的恒河支流，即Hooghly河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印度人普遍相信这里躺着Kali女神的小脚指。故事得追溯到古代，湿婆神的妻子Sati（即Kali的化身），因听闻流言蜚语，震惊至死。湿婆神闻讯而来，恍恍惚惚抱着Sati尸身狂舞。激烈旋转红，大地为之震动，众神唯恐他摧毁世界，唯有让尸体消失，希望能让湿婆冷静下来。最后，Vishnu神将飞盘把Sati的尸体分成51部分，分散在各地，每一处都成了圣地。人们渐渐迁居于此，发展成一个名唤Kalikata(kali的一块)的小村落。这个名字后来在英国人的口中变成Calcutta，2001年再由西孟邦政府改为Kolkata。依河而建的Kali Temple，是这城市香火最鼎盛的朝圣点。

◎ 与泰戈尔的无声对话

未抵达加尔各答前，我早是个标准的泰戈尔迷。在Blog上发表的摄影作品，全配搭了取自诗人新月飞鸟集的诗文。被推崇为诗圣的泰戈尔，是印度最尊贵的子民之一，也是驱使我到加尔各答的另一股推动，非到此巡礼不可。

我静静地靠在诗圣的书房窗边，感受清风的飘送。也许他曾坐在躺椅上静思，小厅房看书，与三两友人，在中厅酩茶叙旧……一步一脚印，循着文坛巨人曾呼吸、书写、生活的空间里漫游，冥思。

坐在靠背的椅子上，转过头，我仿佛看见他，这慈祥的巨人，笑着对我不发一语，而我却为此等待许久。You smile and talked to me of nothing and I felt that for this I had been waiting long. ~ Tagore.

前厅的展览馆里，挂上副副泰戈尔与其他名人相见交流的照片。印象最深刻的，是泰戈尔和美国视障及听障教育家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合照。站在两位来自不同领域，南辕北辙的伟人的照片前，无名的感动促使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

看不见的手指，像闲散的微风，在我心中撩拨出涟漪之音。——泰戈尔

Some unseen fingers, like an idle breeze, are playing upon my heart the music of the ripples. ~ Tagore.

◎ 诗歌简单化

Heaven and earth are the flower,
The god and the Buddha are the flower,
The core of the flower is man's heart. - Tagore

在泰戈尔故居中附属的日本展览馆，在凉爽的冷气吹送下仔细浏览，在最后的展览室某幅图中发现上面一段文字。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诗圣这

段读来简朴率真却意义深远的诗。泰戈尔以简单诚挚诠释了人类世界里的和平之根本，无怪乎让几许古今中外文人，皆折服在他的动人文笔下。

世间的最美，谱在简单的诗文间，悠扬唱诵，终至永垂不朽。

安静，我的心。这些大树正在祷告。- 泰戈尔

Be still ,my heart, these great trees are prayers. ~ Tagore



图解：Rest like Tagore, Smile like Tagore ,Tagore are everywhere.....

6月15日

I am awaking, Calcutta 如是说道。期待美好一天的到来，将过去的垃圾统统倒掉…… ~ 写于被困在清晨车阵中的蓝色小巴里。

◎ 我思 故我在

将一生奉献给非洲大陆的史怀哲医生说，“在一生中，内心的热情有时会消逝，然而人与人的相遇会重燃火花。我们应该对唤醒人类心灵的人深怀感激。”人与人的相遇，丰富了行程，亦让旅人的心灵重温旧梦。来自加拿大的退休护士Christine，丢下家里的教授丈夫，重温20岁那年的义工梦。只不过场景从当初的非洲，给转移到亚洲最赤贫的国度。热诚助人的心，曾沉寂在工作、家庭60几载，而今她热情地挥洒自己的动力，仿佛回复当年勇。

斯文的Maria是美国的大学教授，10年前曾工作之便参观过垂死之家，今次，又再因公干来到加尔各答。她决定花一个月的时间，到垂死之家和孩童之家服务，为自己的研究做注脚。“Every God is the same.” Maria在不同肤色、宗教的义工群中，得出简单的结论。

同样是护士，30岁的Hiromi和护士弟弟一起来投入垂死之家的服务中。26岁的Satomi同样也是来自日本的护士，英文真的很烂！还有待上六个月，总是挂着甜美笑容，爱对病人说“bahlo（印度话：好！）”的助产士Tomomi，因为女士们让她更有力量的女超人Sumiko……她们的英文，严格说来，根本无法与他人良好沟通。简单的问题还好，更深入的，好比说，Satomi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俩比划了好久，我才明白她的问题。

还有同样来自日本的大哥大Hiro，每次跟我沟通都有问题。有一次，甚至还得劳烦天天从Mother house为新义工带路的美国大哥Paul的翻译，我才明白他要的不是我手上的塑胶毯，而是把抹干碗盘的干净布。结果三人间，Hiro猛摇头，我猛傻笑，Paul则啼笑皆非，还边说：“You from Malaysia, He is from Japan, and I am the english translator.”

“Because I love Jesus so much.” 23岁的Sister Jasmine向好奇的

我解释她之所以会当修女的理由。15岁，当少女们仍对未来充满无限绮丽憧憬时，小Jasmine已经立志要永志服务上帝了。如今，充斥在她年轻脑袋里的，是要如何解决雨季的到来，更多病人涌入而床位不够用的问题。

很疼爱我们的罗珍爱修女说“因为心里的耳朵听到天主的呼唤……”驱使她年纪轻轻就誓言永远当修女。这辈子修女们只有三件修女服，其中一件用在正式场合，所以基本上只有两件换洗的修女服，破损的话就需不断缝缝补补…清贫生活，是要当修女的第一条件，也是永远必须服从跟随的准则。修女们必须将心比心，方能体会穷人窘境，倾情付出真心相助。

是什么力量驱使年长的Christine、Maria……或是语言不通的日本、韩国义工群、以及誓言一生服务上帝的年轻修女们，前仆后继地从世界各地，涌进如此恶劣难耐的环境？

曾经有段日子，我以为自己可以坐在家里，欣赏National Geographic，抑或是Discovery Channel等资讯平台，手指按一按，马上畅游天下。只是，我永远不能真实体会感动；不能感受恶劣环境带给人的冲击、激励。我当然也看不到更多镜头外的事实。

我感受到将女士们瘦弱的身躯拥进怀里心与心相呼应的温暖，雷雨后的水灾肆虐的Sunder Street地铁站外，空着脑袋涉水越过高达小腿的肮脏泥水（天知道水下有写什么可怖的东西！）；还有感受加尔各答雨季的闷热难耐，任热痒爬了满颈满背的难过……只有真实走出象牙塔，才能看到外边的蓝天白云。



韩国男生

◎ 最后一次 为您们而舞

跳舞女郎穿上了整齐的Salwar kameez（印度妇人最爱穿的简便服饰，宽松却颇具民族风味的上衣和拉绳的宽大裤子），帮佣的印度妇人找来一张粉红波薄纱，披在她头上。

女郎如往常般，挥舞四肢。毫无焦距的眼睛望向遥远，手不断舞动，脚不停地旋转，轻纱飘流在转动间，犹如一团粉色的彩蝶，在原地旋舞。

几天前才无意中发现女郎的右脚，只有四个指头。好奇心在压抑下，逐渐发酵。

忽地，所有的动作都停顿下来，恍如电影倒带，女郎缓缓退躺回行军床上。原本尚拍手称快的观众，全瞪大了眼睛不能反应。几秒钟后，Sister Anita 的笑声和鼓掌声带动了大伙，大家热烈拍掌。女郎依然旁若无人，睁大她那深邃、美丽的大眼睛，以卧佛姿态优雅卧着。

Sister Jasmine说，奄奄一息的女郎是在豪拉火车站被发现的。送来时，就像前几天刚被送来的Fatimah般，脚指溃烂，深可见骨，而蛆虫尚在骨与肉相连间，蠢蠢移动。两人的脚，同样被蛆虫吃剩了四指；唯一的不同，是跳舞女郎至今仍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与外界接触。

我不敢想，是什么促使她封闭自己；因为，那一定是一段异常悲惨的过去……

◎ 温柔的35号

我扶着35号的年轻女士，协助不良于行的她，用助行器练手及脚力。瘦小的她，不大能言语，但善良的脸上，却总是挂着温柔的笑。停下脚步，她比比我的围裙，哦，原来身上大码围裙的带子不小心掉了下来。她温柔地协助我把围裙带子拉回原位，继续前进。

繁忙的小走道上，迎来了其他努力复健的身影，只见她，坚持拉着我，退到一旁。小动作，凸现了她的用心。听修女们说，她即将离开。女士们一旦恢复健康，就必须将床位让出。这也许是她这阵子一直寡言欢笑的原因吧。

没人知道女士们前生那条凄凉的人生路如何颠簸流离，我们只想陪伴在复原中的她们，走一段迈向重生的羊肠小道；也陪伴病入膏肓的她们在爱的氛围里，走完悲剧人生。

备注：大多被送来垂死之家的女士都还有家人愿意照顾。后来听叶培说，印度人非常注重家庭伦理，除非逼于无路，才会将亲人送到垂死之家。否则，是断不会让家人流落在外的。

在我忧伤的心背后，我听见某物发出沙沙声响，但我看不见它们。
- 泰戈尔

I hear some rustle of things behind my sadness of heart, I cannot see them.~Tagore



6月16日

我们从其他平凡却高贵的生命上，得到一些启示。也许是冲击，反正，我们因此更加成熟，更接近心中喜爱的那个自己了。~5:30am, 写于刚苏醒后不久

今天很惭愧，偷懒了，觉得累恹恹地，使不上力，只能陪陪Sepani唱歌“Rasa Sayang”或是协助其他女士做复健。

◎ 最“痛”的荣幸

协助时常坐在尾端那位瘫痪的老女士做运动。她很害怕，不自觉地把我抓得好紧，指甲都掐进我的脂肪中了！痛、痛、痛！不过，她是如此努力，期待重新站起。能当她临时的依靠，是我最“痛”的荣幸。

◎ 最痛的笑容

李家同在《让高墙倒下吧》里这么描述垂死之家的女士：“病人瘦弱得像从纳粹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似乎一点肉也没有了”。眼前的腹水女士就活脱脱如李教授所言。

人如其名，腹水女士顶着如怀孕八月的肚子，营养仿佛全被吸进了腹中，其他部位只能用皮包骨来形容。

第一次看见她时，郑修女正为她“放”水，在她的大肚子上穿了一个小洞，黄澄澄的腹水不断地流进了红色的大盆子里，一直不断的流……

她深凹的眼窝，总是装载着深沉悲苦。今午，当我将其他义工留下的lotion，缓缓擦在她的大肚子上，移至骨瘦如柴的手脚上时，眼泪几乎沿着移动的手滴落。因为见苦，方知福，我竟要她以身示现，方能明了其中道理。我不能明白她的苦，却能从抚摸中，感受其中悲。痛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比手划脚尝试告诉她，多笑力量大，你该多笑！她，凄楚地笑，点了点头。

◎ 七世代与八世代在屋顶上的相遇

中午艳阳高照，踱上天台，看见一大堆没晒的衣服，逐跑到屋顶上晒衣服。女士们水果图案的连身裙，男士们黄色的大裤子，蓝色特制尿布，一一摊开在垂死之家的屋棚上，独特的圆葱头上，如果从空中俯视鸟瞰，不失为独特的加尔各答风景线。戴着一顶可笑的花边大帽子，在足以晒晕人的大太阳下，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是最热的“烤”验。

越来越多人加入行列，认识来自韩国，20来岁的Min，放下学业，休学一年到世界各地取“人生”经。现在的年轻人更知道自己想往的是什么，于是，萌生一股新颖，属于新新人类的游学风潮。

当七世代与八世代在屋顶上相遇，拎着手湿答答的衣服、裤子，竟也可以“拎衣”长谈彼此的旅游经，分享经验……在加尔各答的两个星期，我和其他义工们的友情，只能用当地闪电式的雷雨水灾来做代表一来得快，也退得快。只是，你知道，曾一起在热得发烫的屋顶上追着翻飞衣服、飞檐走壁的经历，是永志难忘的。

◎ 巨人们的娇小身影



2:40pm，我又来楼上，刚好碰上修女们的祈祷时间。看见跪倒在地上虔诚祈祷的专注神情，脑中不期然闪过精舍师父们在做早课的虔诚。宗教之美，呈现在所有虔诚祝福众生离苦得乐的静谧身影上。娇小的身影，投注在墙上，却成了巨人。是什么力量让她们变成巨人？投注在脸上的专一和笃定，似乎在炎热的午后，发光发亮，也反射了我祈求的答案。

◎ 我寂寞的老奶奶

51号Chalo mama是我的最爱。我不是要偏心，只是我们比较投缘。缘分，这东西就这么奇妙，说也说不通，绞尽脑汁也找不出答案。

每次一走过她身边，她就如修女们所言，像个女王搬，挥手向过往者打招呼。要是你的手一伸过去，她就会虔诚地吻着它，犹如珍宝。她总是在无所事事时，睡得像个可爱的孩子，双手交握放在胸前，双脚曲起。每每看见她，总想把她拥入怀中，好事安慰一番，屈走她所有的悲伤和寂寥。

如此多寂寞无依的女士们，扬着无神的眼睛空洞地往向未知。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只能略尽薄力，希望她们最后的一段路，有鲜花铺路，一路更温馨好走。

◎ 离开 垂死之家

跳舞女郎离开了，有些伤感。原来昨天跳舞女郎跳出了身处垂死之家的最后一舞。我在想，她的精神状况虽然出现问题，心可绝对清楚的很。

被火魔纹身的女郎也走了。初次见面就被她脸上蜈蚣爬行般狰狞的伤疤给吓了一跳。到底谁如此狠心伤害一个弱质女子？第一天“上班”时就认识的Messey，倒是提供了我可能的答案。她说，也许是夫家不满意她的嫁妆，而又有意另娶，因而残忍的下此毒手。印度女人在婚嫁上所面对的不平等规定，是导致一切不幸的原因。千百年根深蒂固的老思维，并不是适用于火箭时代。老人们仍顽固地坚持保护什么？历史？我看，是想保护自己的错吧。毕竟，承认自己有错，等于准备让议论毁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却不了解，承认并断除不平等，能救上多少条无辜人命。

面孔不美却异常开朗的她时常徘徊在不同的病床前，协助修女们或其他不良于行的女士们处理琐碎小事。昨天我看见她面无表情坐在行军床上，托腮沉思。午后懒洋洋的阳光斜斜地越过窗棂，反射的余光，点亮了她脸上的专注和深锁的悲。悲伤淡淡地笼罩在她身旁，久久不散。也许，她不舍即将离开待了三年多的垂死之家？也或许，她当时正在思考如何在重返残酷的社会，重新归队。我的记忆里只留下她深沉如海的悲，在充实着光明和希望的午后，闪闪发亮。

◎ 分享幸运的小人物

来不及赶去孩童之家，只好在午后重返垂死之家。认识来自香港的叶培，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当她逆着光走向我，我就一直在想眼熟的她，可是大爱台垂死之家系列新闻报导中，曾读过的人物？

自然地以华语攀谈起来，她果然就是记忆中影片里那记忆有些模糊的叶培。

“我身边的朋友都很不快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很想把自己的幸运与更多人分享。”逆光中，叶培的脸在发亮，她用七年的青春，陪伴垂死者走过人生幽谷，皆因，她要分享幸运。我握着答案，目送她忙碌的身影走远，久久不发一言。我有预感，认识她，将是我此行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 印度的黑暗面

我从叶培口中读到了很多书上看不到的印度。晚餐桌上，我咀嚼着种种有关印度种姓阶级的悲剧故事。

婆罗门教将人类社会从尊贵到贫贱分成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高踞榜首的婆罗门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司，刹帝利是王族或武士。吠舍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而首陀罗则是奴隶。没有被排列在位子上的是贱民，最卑微的角色。尽管政府明文规定解除所谓的种姓阶级，可是无数印度区域，仍然私下保留着不成文的刑罚。叶培说单在Kalighat，要是贱民不小心踩上了婆罗门的影子，听清楚哦，影子而已，就要被罚巨款。已经穷的得以乞讨来过生活的贱民，苦该往何吞？如果婆罗门女孩和贱民男孩相爱，那么，男孩家里的女眷们势必遭遇女方家族族人悲惨的凌辱。穷人们情何以堪呀！

太多的听说都不如真实，来得实在。叶培在报中得知一名在国内外皆很有成就的女副教授，因为贱民的背景，将永远没有办法升当正教授。贱民父亲含辛茹苦的努力工作（大多数工作为倒垃圾，拾荒，负责处理尸体等），

等），将孩子送到国外念书，然而，孩子们终究会因为姓氏中的贱民身份而遭受同胞的排挤。

世界无奇不有，我站在印度大陆上，频频摇头叹气，不理解人类为何总爱用无情无义的规矩将原本是一家的社会切割成四分五裂。世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与无中生有的铁规，何时才能真正被消除？闭上眼睛，祈求所有心灵归于纯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生命在世界的需求中找到财富，在爱的呼求中找到价值。- 泰戈尔

Life find its wealth by the claims of the world, and its worth by the claims of love.~Tagore



图解：忙碌的垂死之家每天都上演着与死神的拉锯战。

6月17日

之前就向修女们报名到Nabon Jibon，但却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要去做什么，甚至还一度以为要去那里大扫除。Nabon Jibon是仅开放给男义工的残智障男孩之家，这是当我坐了两轮巴士，越过Howrah 桥的对岸，颠簸了好一阵时间后才发现的事。我果然开始掌握“做就对了”的精髓，将慈济的学习心得用在仁爱修女会了。

星期日，属于街童亦开放给女性义工。今天他们特别被批准进入这个智障者和无力自理老人们的天堂里嬉戏。男孩们从铁门外冲进来，就立刻跟我抢工作。几个小毛头硬要跟我抢着要推轮椅上的男孩。萎缩的男孩傻笑着、无力地靠在轮椅上，口水不经意地流了出来。我看出街童们的顽心，于是据力上演枪轮椅战。笑声，占据了平常寂静的空间。

童话王子王尔德《自私的巨人》故事，讲述一个拥有美丽花园的巨人，拒绝让孩子们进入他的花园嬉戏。孩子们的欢颜笑语不再，春天也拒绝到来。尽管屋子外鸟语花香，春天的花开满地，可，巨人的院子里却总是停留在冬天。直到有一天，巨人把一位闯进他院子里的小孩温柔地从树上抱了下来，并最终开放花园邀请所有的孩子们嬉乐后，自私的巨人从此变成充满爱心的大好人，成为孩子们最安心的守护天使。

德蕾莎修女开放了世界各地的院子，迎接了全部在她眼里都一样美好的生命。修女成为加尔各答、印度以至全世界无数院子、花园、大街小巷、高楼大厦里，所有需要者的巨人—最无私的巨人。

轻推开所有障碍，我尽力让轮椅男孩及其他孩子们皆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失明的大男孩让我把他送到秋千上，迎向阳光。在风中飞扬的他，笑得无比灿烂；我却笑得晦暗，心疼他们的遭遇，也知道这辈子，要说再见太难了。所有我曾遇见过，温柔抚摸过的大小孩子们，我希望你们都能跟我一样幸福、快乐。东风会源源不绝地将我的祝福，安送在你们的手上。期望你们也能在拥有后，把它传下去，让幸福去拥抱更多需要者。

与我踢过足球，在我背上一起飞翔的街头孩子们，请不要放弃上进的机会。早熟的脸孔装上狡慧，街上的生活不好过，可贫穷并不是失去一切，失去童年不可悲，最悲哀的是自我放弃。也许我们谁也不能明白彼

此的说话，透过交握的双手，我送上受用一生的祝福为礼，期待健康的您们快乐学习，让真正的平等，落实在饱受不平等礼教蹂躏的土地上，改变多舛命运。

瀑布唱着：“当我寻获自由时，我才找到了自己的歌。” - 泰戈尔

The waterfall sings, "I find my song, When I find my freedom." ~ Tagore



图解：
Sudder Street，是我最讨厌的街道。这条地狱街道让我看尽人生百态，我迫不及待地想摆脱它，却又不得不屈就于它……



图解：街头肮脏的孩子和儿童之家的孩子，全都是特蕾莎修女的宝。特蕾莎修女说：“如果你不要，不要杀死他们，全都给我吧。”

6月18日

◎ 垂死之家点滴

Chalo Mama最讨厌Sister Anita了，Sister总爱一经过mama身旁，就开她玩笑，“why you don't love me, I love you!”然后就是一阵就隔空送吻。每次，都把mama惹得生气勃勃的，分外有精神。这一次……“I said never mind, never mind!”把mama惹火了，她竟说起英文来了，众人开怀大笑，其他修女们则马上安慰mama，让她消气。

◎ 风扇下的教育家

几天前当我在为女士们喂食时亲眼看着一把长风扇掉下来，狠狠敲了印度工匠的头后，再打了躺在风扇下的32号女士胸部一记才平息。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在为对面女士喂食时，我好像看见风扇电线在走火，心里还在想“会不会掉下来啊！”疑问还没在心里问完，就见风扇砸了下来。我记得当时自己目瞪口呆，太震撼了。一回神，马上走前去协助那可可怜的女士。

今午的天气异常闷热，我毫无耐心地为这曾被掉下风扇打伤的女士喂食。事后我很愧疚。我的爱心、耐心，被炎炎天气轻易打倒？身处社会大染缸里的人们，在人、事、物的影响下轻易动摇，最终迷失了原来真我，面目可憎地甚至忘了自己以前的甜美模样。我内疚地坐在她身旁，轻轻地抚摸她——感谢这个风扇下的教育家，为我扇解热风，至法清凉。

◎ 最甘之如饴的牺牲

“kilikuru……”印度复健师拍拍半身瘫痪，一直躺在床上懒惰动且越吃越胖的胖女士，在鼓励她。“I tell her if she did it 300 times, you will kiss her!”他看向我，开心说道。哇，用我的色相来当鼓励！……“OK!”如果能帮助她，我想，小小的牺牲算不了什么吧！

我几乎已成了54号胖女士的专用复健师。在专业的印度复健师指导下，我努力扮演一位朋友，教练的角色；不断在她身边鼓励她，陪她在楼梯旁练习手力。“Bahlo, kub bahlo, chalo, chalo……”仅会的几句印度话交替使用。尽管语言不通，却要努力说服她继续加油，把我折腾得

满身大汗。第一次和一位美国小女生一起合作协助胖女士做复健后，我们俩人虚脱地坐在一起，一致认同……“我们比较累！”

终于……经历漫长的等待和鼓舞后，胖女士练了300下！我在万众期待下，趋前在她汗水淋漓的脸颊上飞快地吻了一下。虽然有点牺牲色相，但是甘之如饴，希望胖女士继续努力，早日重新站起来。

胖女士的印度裔复健师在垂死之家已服务了八年之久，他开心地看住了两年半的胖女士在不断地懈怠和重新努力中做复健。由于我们比较容易沟通，他就打算将为胖女士复健的工作交给我。只是，我即将离开，他只好将工作交给新来的上海女生金云。



图解：胖女士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忙着拍照的我，在泰戈尔大学研究泰戈尔文学的金云则忙着为她按摩。她知道能拍照代表我即将离开吗？她会舍不得我吗？有一回，胖女士一看到我，就跟印度复健师说，“我的aunty了……”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精神充沛的度过了工作繁重的一天。

◎ 幸好我还年轻

一走入孩童之家-Shishu Bhavan, 小天使们已一窝蜂地冲向你。蹲下身子张开拥抱, 迎接所有可爱的小生命。别小看小家伙们的力度, 四、五个一起冲过来, 没有“分量”, 就会像我们般, 几乎被压倒。

“天呀, 幸好我还年轻, 要是我再老上个几十年, 我的骨头非被拆了不可!” 一脚踩着前边的木马, 推动着上头“非法”乘载的三个小家伙, 我的腿上还各坐了两个小的, 累得拼命地自我安慰!

孩子们喜欢坐在我们脚上“荡秋千”, 你不得不停地摇动双脚, 不然, 小瓜们就会马上催促你, 甚至拉拉你的头发, 仿佛在上发条, 外加咒语“Aunty, aunty!!!”大玩具不得已, 开始动……非常缓慢地启动着。

◎ 我的小西藏

黝黑的小印度男孩, 总爱背着手, 像巡视国土的国王。Lc 总爱说我偏心, 只宠爱小西藏男孩。圆滚滚的大眼睛, 圆圆的脸颊, 圆圆的小肚子, 圆地如此可爱的小西藏男孩, 多合眼缘, 当然是一直追着不放啦!

小西藏喜欢皱眉头扮可怜, 然后, 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掌, 一开一关地频频招呼你过来陪他玩球。天呀, 我就misasa地过去了。然后啊, 被小瓜们整得累呼呼, 瘫坐在地上, 任由他们把我当坐垫。身体累, 心却被孩子们填的满满的。怎么会有人愿意遗弃亲生骨肉呢?

神期望人们对他所赐的小花有所回应, 而非太阳和大地。- 泰戈尔

God expects answers for the flowers he sends us, not for the sun and the earth.~ Tagore

6月19日

汗水, 不停地冒出, 估计有温度35度或以上吧。热到胃口全失, 不想动, 很恼, 难怪街上多的是呼呼大睡得印度人。今早的任务除了协助喂食外, 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女士们擦Lotion。

◎ 坚韧的生命力

我不得不佩服印度人坚韧的生命力, 22号床新来的胖女士全身上下几乎没有几处完好的肌肤, 但却依然能行动自如。她看起来就像被烫脱了一层皮的白老鼠, 血红色的皮肉全曝露在外, 要是换成身娇肉贵的我们, 怕不早受到感染而向人世说bye bye了。

一层又一层的纱布裹在她身上, 将她缠成木乃伊。每一次药物的触碰, 都像撒上一把盐, 凄厉的唉痛声不绝于耳。

曾收过一封别具深意的电邮, 内容这么说: 如果您今天早上醒来时还算健康。恭喜您, 因为有一百万人将活不过一星期。如果您不曾经历战争的危险、被监禁的寂寞、被凌辱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 您该开心, 因为您比5亿人还好命。如果您的冰箱里有食物、您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恭喜您, 您比全世界75%的人还富有。如果您在银行有存款、钱包里有钞票、还有一些零钱。恭喜您, 您是全世界8%的有钱人。如果您的双亲都还健在而且没有离婚。您算是幸运儿。

是的, 我是其中一名幸运儿。以前的我, 拥有批着层层甜蜜糖衣的幸福, 却总是不满足, 埋怨父母的爱太少, 眼红别人的命好……在大学时受在证严上人的感召, 我慢慢卸下所有的包装; 亲身接触真实的外境, 亲手抚慰、拥抱、协助……在苦难中雕塑幸福的轮廓, 才明白能幸福绝对很幸运。

幸福像只自由的小鸟, 它不会只停留在你的肩上, 它的任务是飞地更远更高, 要把更多的幸福挥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依循它的航行, 翱翔在蓝天白云下分享手里的幸福薰香。你也许会问, 要是幸福被用完了, 怎么办? 那就继续创造吧! 每个人都有无限潜能, 今天就开始酝酿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幸福芳香吧!

◎ 点滴在心头

Chalo mama心情很好哦，单是“God Bless You!”，今天就对我说了好多次。我把她拥进怀里，像对待婆婆般亲密。可爱的她，竟在我怀里安详入睡。我静静地拥抱着娇小的她，思绪飞得好远好远，心却和她贴得好近好近。想念家里的另一抹娇小身影，思潮起伏。

认识了来自西班牙的回教徒A，年轻的他是医药系学生。结束上午的服务后，不甚熟悉的我们因为顺路一起走回地铁站。他说在加尔各答待了两个月，他足足瘦了10Kg!没法子，太热兼太脏，让原本胖嘟嘟的他，乖乖吃素。天呀，我好羡慕！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瘦下来呢？

◎ Shishu Bhavan的小天使们

下午到孩童之家服务时，有幸遇见自菲律宾前来受训的Sister Kalis。我们三人及Sister一起到二楼的婴孩房和其他部分参观。

要测试您的魅力吗？看看婴孩的反应就知道啦！我可是一走过，手一伸，就让几个岁多的小宝贝开怀大笑哦。只是……“哇！…”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反倒是同样肤色的小女孩儿，一看到我，就引发一连串的“哭泣”效应，我顿时颜面扫地，边喊“No!”边抱头乱窜逃离现场！

A Room 和B Room比起二楼大厅一、二岁孩子的大厅房，显的分外狭小。里头刚足月的小婴孩不像前房般会认人。一走进他们的小床，个个呵呵笑开怀，都是些可爱的小天使，眨巴着大眼睛。有者一逗即笑，有些则睡得压成一团，煞是逗趣，让人不忍离开。

热闹的哭叫声，此起彼伏，头开始隐隐作疼，让我有点想落荒而逃了。

回到底楼时，刚好是孩子们的喂食时间。一次过喂上包括小西藏在内的三个小可爱，没有一点功夫可真不行。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碗，于是，施展快手功夫，务必将排排坐，哀哀叫（“Aunty, aunty!!!”）的小乌鸦们喂饱饱。深怕自己被遗漏的小瓜，还会抓你手上的“脂肪”，务必让你正视他！“啊！”捏得还蛮用力的！！可恶的小天使！

吃饱喝足后，混乱的儿童大战开展！尖叫，呐喊，爬转…被帮佣们驱到

栏杆外的义工们，观赏妇人们如何降魔伏妖！太伟大了，如果不是她们，孩童之家怕不一早就被孩子们拆了。

一天之内，我们目睹垂死之家的孤苦老人、病入膏肓的病人，也看见了孩童之家大小孩童们。生命是场唱不完的歌选，是悲是喜，得靠主唱亲自发挥，唱出最精彩的生命之歌。

人被赋予生命，但我们必须付出生命，才能拥有生命。- 泰戈尔

Life is given to us, we earn it by giving it. ~ Tagore



图解：从垂死之家往下望，我默然穿越天堂与地狱，流连在极端复杂的情绪海洋中，载浮载沉……

6月20日

◎ 我很满足

好不容易才遇上了几个会说华语的亚洲人，分别来自上海、香港、台湾，我们三个少数民族终于可以用母语开怀畅谈了。

两个星期的义工行，我所看到的华裔义工用十只手指都数的完。每天早上的义工聚都会期待看到更多的华裔，却总是等到失望。

我总算了解为什么第一天Messey看到我们后，会兴奋地手舞足蹈。原因除了能和我们练习她在北京进修的华语外，还因为我们是久违的华裔面孔。

我只能安慰自己，亚洲华裔很忙，为生活而忙，因为生活并不好过。只是，好过的定义在那里？每个人的生活态度都不一样。我只要钱够用，身体健康，有能力去扶需要者一把，就很满足了。

◎ 打不是疼！

Chalo Mama 在Sister Anita的“例常关爱”（这次用纸轻触mama的头）后，用印度话问道“你为什么打我的头，这样不是爱我！”每当她被惹火后，都让大伙开怀畅笑，她也总会生气地学着假笑一番，来发泄怒气。

◎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银行家

在此活动了好些时日，才有机会看见另一位时常被报导的名人——放下名利的德国银行家Andreas。Andreas 是垂死之家资历最深的义工之一，这是他在这里的第十八个年头。

一九八三年，Andreas Wimmer，这来自德国慕尼黑收入丰厚的银行家，第一次来到垂死之家，从此他展开与垂死之家的缘，没有再离开过。经典杂志第76期月刊里，撰述叶心慧问Andreas，“为什么留下来这么久？”

Andreas淡淡一笑，指着天说：“这就得问问他了。垂死之家，这个看似地狱的地方，对我来说，却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仿佛有一种什么，穿过厚厚的云层，直触这人间一角。”

心慧认为他之所以留下来，就像风一样自然，并不需要为了什么。她是最有资格如此诠释Andreas的人，因为她曾将心留在这里达20个月之久。

在洗碗时，见识了Andreas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不满意洗碗塑胶袋的素质，劈头就说“这东西的感觉多像避孕套，太恶心了！”大家的目光全静止在他身上，而后马上低下头去默不作声，埋头苦干。

◎ 三十感言

今早在屋顶上收衣服时，认识了一个以为我只有23岁的韩国小弟弟。唉，岁月荏苒呀，我的岁数已经快冲破三十大关了。孔子说，三十而立，是时候呼应心灵的请求，坚定心念走自己的简单人生。

◎ 夏威夷和马来西亚的缘分

Messey 和我合作将一位用“黄金作画”的女士抬到浴室沐浴。Messey的祖母离开中国后，原本想留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阴差阳错下却到了越南。恼羞成怒也无法改变事实，终于还是留在越南落地生根。奇妙的命运辗转安排下，她们后来举家移民到美国夏威夷。

我是佛教徒而Messey是就读神学院的基督教徒，原本可能在马来西亚擦肩而过的缘分，如今移师至加尔各答永远弥漫着淡淡消毒剂的垂死之家，延续一段匪夷所思的缘。

◎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高档书店

结束了一天的服务，今晚决定到Oxford书店买书。到底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书店在哪里呢？沿着路人的指示，走了好远一段路，LC已经开始碎念了……不过转了一个身，眼前五光十色的繁华忙碌、名店汇聚，与吉隆坡的黄金地段相去不远，让我们讶异地面面相觑！我们老土地以为Sudder Street 就是加尔各答最繁荣的中心地带，看来，井底之蛙要是不跳出井，世界也就只有井口那么大罢了。

装潢高贵靓丽的大厅里，我和LC两只刚跳出井口的小青蛙，正坐在舒服的软垫里，与人满为患的上级印度人群一齐，享受手中的薯条、汉堡和汽水和真正的冷气！

发现新大陆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肤浅地冲进KFC享用久违的“大餐”。连锁快餐店竟带有让我怀念的味道是始料不及的。也许，该这么说，在体验简单、清贫的新生活之际，才恍然发现，心仍眷恋着舒适的过去。是想与过去有所连接？还是已经不能割舍过去的种种？我清楚明白，再放不下，就只能原地踏步中不断轮回了。

如海鸥和浪花一般，我们相遇且相近。
海鸥飞远，海浪离逝，我们亦分道扬镳。- 泰戈尔

Like the meeting of the seagulls and the waves we meet and come near. The seagulls fly off , the waves roll away and we depart. ~ Tagore



图左：Oxford BookStore前，乞讨的妇人茫然坐着，窥探芸芸众生像。
图上：乞讨的孩子一路尾随，只好把他也摄进镜头里。这是贫穷与富裕的门内与门外风景。



图解：和（左）Messey, Satomi, Hiromi（右）在垂死之家的圆顶前合影。Satomi手上拿的正是我们上午小休（11时）最常裹腹的饼干。

6月21日

昏暗的小纺织厂里，阳光正透过窗棂，迤迤在眼前的白色身影上。眼盲心不盲的麻疯病人，挑战着俗人们的杯葛，靠着信心，勇敢的过了一又一关生命的关卡。

我不会忘记背着光的刹那，坐在木椅上的你，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发光，高扬起头，挥舞着残缺手指中努力握紧的椰子，自信地纺织出修女们圣洁蓝白沙丽的专注神情。

原来显得卑微晦暗，蹲在小角落的影子，如今壮大地，仿佛被赋予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那是世上，我见过最神圣的影像。我的感动，立刻化成泪水。心中升起共鸣，为你们能在社会的议论下，仍坚定、稳健站起而激动。颠簸一路并不好走，我没经历过，却能从当下那秒的交汇中，强烈感受个中心情。

与25位义工一起到郊外Titagarh的Gandhiji Prem Nivas麻疯病院参观。记录下起源于德蕾莎修女的毅力和勇气所带起的生命奇迹。时至今日，修女离开人世，病人们却依然依循她曾留下一海丰盛的爱，勇敢地站起来，迎向光明。

生命因逝去的爱而更加丰盛。 - 泰戈尔

Life has become richer by the love that has been lost.

6月22日

与Messey被派到厨房帮忙切菜，难得有机会接触新工作，尽管手酸背痛，我和Messey在笑谈中倒也很快结束工作。

前两天生病的强人叶培终于病好了，再度与她共进午餐。同样的餐厅，类似的食物，差别是多了Messey。

点了最喜欢的Dancing Coffee，看着躲在咖啡杯里跳舞的灰色液体，品友谊的芳香。

◎ 最值得死去的人

叶培在餐桌上，与我们分享生命历程。“朋友说我是最值得死去的人。也对，我什么都试过了，的确值得随时死去，毫无遗憾。”14岁就失去父母，叶培与五个兄弟姐妹得自己照顾自己，并相互扶持。她曾是考古学者，当过旅游杂志的外驻记者，曾周游列国，也曾当过几年义务的兽医助手，生命无限精彩。如今闲时靠写稿为生，生活返璞归真。“你打算就继续这样吗？”“对，就这样。”她说接下来的人生都将耗在垂死之家当义工。

多么开朗活泼，充满生命力的人，决定放下一切，到垂死之家分享幸运，从她身上，你看见阳光柔和的光不断地为他人毫不犹豫地付出。曾经沧海，如今返璞归真，生命在走过一圈圆满后，重归原点。叶培不会知晓，她的无私亦曾打动我散乱的心，赋予我精神抖擞、亦义无反顾地阔步在另一圈圆中，大步迈进。

垂死之家，让我实际体会简单的美。简单过生活，简单去想，简单出走，简单大笑，好简单，人生何苦复杂化？

我们的名字是黑夜海浪上发出的闪光，它会渐渐消弱，不留一点痕迹。
-泰戈尔

Our names are the light that glows on the sea waves at night and then dies without leaving its signature. ~ Tagore



图解：大伙开心聚餐，右中在作怪的就是永远充满活力的叶培。

6月23日

结束，是为了另一段旅程的开始。终于也来到中间的位置，接受五湖四海的祝福，期盼自己也能将爱的精神，传承下去。

最后一天了，午茶时间，在屋顶上认识的Min特地为我们送上花圈，其他有缘相识的义工汇聚，再度为我们送上感谢歌，让三人都感动不已。

◎ 最年轻的女士

“啊！……”凄厉的尖叫把我引到与清洗间相连，仅以布帘分割的冲浴间。掀开布帘，里边印度大婶正在为一个不断强烈挣扎的赤裸小女孩剃头发，两位外籍义工在旁努力按住她。“Come, help!”大婶唤我协助。我马上上前，迟疑一会儿方扶住她的头。丝丝血水正从她头上20仙大小的小洞中缓缓流出，她依旧不断的转动头颅，拒绝大婶的服务。我努力的闪过闪亮的剃刀，直到结束后，才发现看约十来岁的孩子，身上却满布纵横交错的伤疤。

豪拉车站是最热门的供应站，三不五时修女或修士们都会从豪拉车站“捡”回遍体鳞伤的病患。其中，这看来约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我在此见过最年轻的病患。通常年轻的病患如果不是罹患重病，痊愈和离开的机会都很高。然而，我实在无法想象她们在离开垂死之家天使们的庇护后，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仍然容于社会吗？会否无法适应？看到她们坚毅的跨越生命的障碍，从奄奄一息到精神奕奕，我想，我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

◎ Kiss Me Good bye

离别的那一天，Mama像往常般把我的手一直放在她嘴边亲吻，用手摸摸我的下巴，再把手放在嘴边亲吻。与她在一起，总让我想起家里的婆婆。我从来没跟婆婆如此紧密，如今，身在风土人情各异的异乡，与印度婆婆亲密拥抱，缘分怎会如此奇妙呢？

Mama慈爱地拉着我的手，一直在轻轻地拍。忽然，她用英语嘱咐我吻她的额头，从来没有与除家人以外的人如此亲密的我照做了，还很煽情地红了眼眶，也许是沙掉了进去吧，你知道的，加尔各答很脏的。

Sister Anita又如往常般总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来看看她的女士们，经过我们身边，得知我即将回国，语重心长地对mama说道“Aunty is going back, next time when she come back, you are no where.....”

今天的加尔各答天气真的很不好，我的眼睛很红，热热地，要“下雨”了，窗外的大雨仿佛就下在我心头，湿答答地，怪难受的。

◎ Sudder Street上的最后拥抱

Messey不舒服，没有出现在Mother house。以为最终会缘悭一面，怎知有心的她竟然摸到了Salvation Army，问到了我们的房间来，还带上了夏威夷著名的坚果当礼物。

她也真幸运，我们决定花半天时间为家人朋友购买礼物，也略做休息。她刚好逮到了我们的空挡，于是，坐在我们简陋的小房间里话别。

“Can I ask for a hug?”离别前，在加尔各答我最不喜欢的Sudder Street上，我们一一和腼腆提出要求的Messey拥抱。紧紧拥抱一个缘分的神奇，也拥抱温暖的人间温情。

有人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而我则认为，离开，是为了继续走更长远的路。即便是宗教各异，人们仍能在无边无际的大爱海洋中畅泳，因为爱，从此一切不再一样。黄树林里的小路，难得你我同行，难行能行，携手并肩，路会更好走。

我的白昼之花，落下其被遗忘的花瓣。
黄昏时，它成熟为记忆的黄金果实。 - 泰戈尔

My flower of the day dropped its petals forgotten.
In the evenign it ripens into a golden fruit of memory. ~ Tagore

后纪

短短两个星期，放下熟悉的自己，发掘全新的另一个我。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原来都是我。

每天晚上十点多，写完日记后就关灯睡觉。门外昏黄的灯火，透过洞穿的窗棂，一圈圈地溜进房子里，点亮了我的沉淀。心的湖面上静寂的，一丁点儿涟漪也没有。在恶名昭彰的城市里，混杂的声音不断的拍打在泥黄色的墙壁上，污浊的空气不断地呼进肺部里运行，头上看似欲像雪片般飘落的泥黄色落漆根本不造成威胁；心始终是静悄悄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疲惫很快的催我入眠，睡倒在污秽的床单上，沉沉睡着，没有任何梦的骚扰。

清晨六点起来盥洗，灌下一杯即溶维他命C。为了能善用所有时间，我不允许自己生病。穿梭在满街呼呼入睡的街民旁，整个城市还在休息中。每天的每天，除了休息日，抑或受邀到其他独特的家里服务参观外，就是到垂死之家和儿童之家之间，来来回回。



奇怪生活怎么可以如此平凡，却又没有一丝埋怨不快。甚至，很享受每次的起起落落。轻轻抚摸我的女士们，拥抱Chalo mama入怀，唱唱民歌，喂喂小宝贝们，陪他们玩，晒晒衣服，洗洗涮涮……日子过得超乎意外的简单，却依然甘之如饴。

原来这都是我，我来到这座地狱的介缝中，认识简单的自己，才发现我从不曾复杂，由始至终，都那么简单……

爱，直至成伤，直至永恒 -特蕾莎修女

I love until it hurts, then there is no hurt, but only more love. ~ Mother Teresa.

